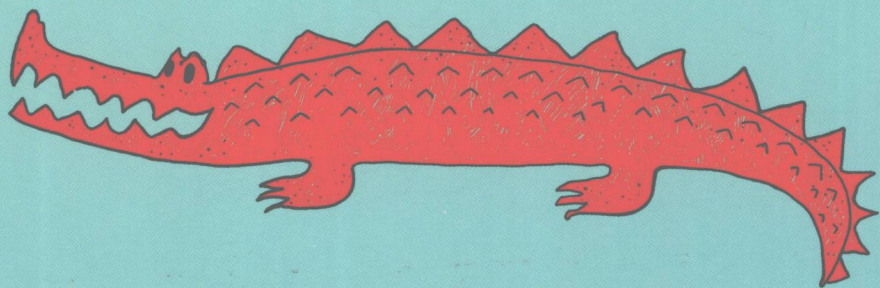


鳄鱼女孩

[美] 凯伦·罗舒——著
张涪——译

Swamplandia!

Karen Russell



鳄鱼女孩

[美] 凯伦·罗舒——著
张涪——译

Swamplandia!

Karen Russell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鳄鱼女孩 / (美) 罗舒 (Russell, K.) 著; 张涑译.

—重庆: 重庆大学出版社, 2013.7

ISBN 978-7-5624-7088-5

I. ① 鳄… II. ① 罗… ② 张… III. ① 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26155号



官方微博: 楚尘文化

公众微信: ccbooks

鳄鱼女孩 eyu nūhai

[美] 凯伦·罗舒 著

张涑 译

特约策划 张 维

责任编辑 王 卉 陈冬梅

装帧设计 崔晓晋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 邓晓益

社址 (401331)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

网址 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×1240 1/32 印张: 12.25 字数: 262千

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24-7088-5 定价: 36.00元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,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, 违者必究

献给家人

“路上没有人。”爱丽丝说。

“但愿我有这眼力，竟能看见‘没有人’！”国王烦闷地说，“嗯，就着这光线，还这么老远，我最多能看见大活人！”

——刘易斯·卡罗尔《爱丽丝镜中奇遇记》

目 录

第 1 章	终场之始	1
第 2 章	黑暗世界降临	19
第 3 章	奥西情窦初开	37
第 4 章	冠军爱娃	47
第 5 章	浪子几维	61
第 6 章	几维流落黑暗世界	73
第 7 章	天边怪船	89
第 8 章	几维积债难返	113
第 9 章	挖泥船工的故事	117
第 10 章	几维升职	159
第 11 章	爱娃游冥府	171
第 12 章	几维上夜校	191
第 13 章	干栏村欢迎你	201

第 14 章	溺水五连环	213
第 15 章	失之交臂的救助	225
第 16 章	几维大树——世界英雄	247
第 17 章	爱娃的天地晦暗无光	277
第 18 章	几维赌一把	295
第 19 章	悄悄尖叫的世界	311
第 20 章	出海社区	327
第 21 章	野草妈妈	341
第 22 章	几维飞蓝天	353
第 23 章	剧终人不散	365
	鸣谢	383

第 1 章 终场之始

母亲在星光下表演。这不知是谁出的点子，可能是大树酋长。构思倒不赖——遮住追光灯，任月辉无依无傍地一泻而下；关掉话筒；卷落舞台灯的锡盖，让看台上的游客尽情感受岛上黑夜；鼓动大家与碧沼园的明星演员、世界闻名的鳄鱼摔跤手希罗拉·大树一同大口呼吸。每周四次，母亲会穿起两件式绿泳衣，踩着鳄池上的悬梯，登上跳板的边缘，先歇口气。起风的日子，长发拂过她的脸，此外她全身纹丝不动。沼泽的夜很黑，夜空繁星点点，像一张麻子的脸——内陆的万千灯火远在三十几英里外——尽管肉眼可见金星的球体和七姊妹星团¹的蓝发，细看母亲，却不过是棕榈丛前的一抹暗影。

在希罗拉·大树身底下，几十条短吻鳄拱着尖牙参差的菱形头

1 希腊神话中，提坦神阿特拉斯与美花之神普勒俄涅所生的七个女儿，统称普勒阿德。她们被宙斯变做七姊妹星团，又称昴宿星团。该星团星云是蓝色尘埃云。

颇，在三十几万加仑的过滤水中游动。妈妈跳入的深水区是个黑水潭，潭深二十七英尺；最浅处，水连上四英寸厚的淤泥，泥滩外是一片铜色沙地。池中央有座四分之一英亩的石灰岩疏浚弃土岛；白天，总有三十条鳄鱼爬上岩石晒太阳，层层鳄躯垒成了一座有生命的山丘。

这个鳄鱼表演馆能容纳二百六十五人，八排阶梯座椅环绕水池，坐前排可平视鳄鱼。姐姐奥西欧拉和我会在看台上观赏母亲演出。奥西每一探身，我也跟着探身。

父亲“酋长”在鳄鱼入口钉了块木牌：前四排观众管保溅湿！母亲在下面加了一行青灰色小字：凡肉身皆可能受伤。

看台上不时有游客从前排一个个屁股后经过，边拍打肆虐的蚊虫，边扯开大腿上汗湿的卡其短裤和百货店印花裙。他们做着“嘘嘘”的动作让别人安静，互相推来骂去。夫妻们像鳗鱼一样将白花花的腿缠在一起，啤酒洒了，小孩子哭开了。最后，酋长倒好音乐带，那组老式大扬声器里随即传出嘟嘟的小号声。追光灯直愣愣地将光线穿过交叠的棕榈叶，终于盯上希罗拉。就那样，她不再是母亲。像电影一样，她摇身一变，星光四射——“女士们，先生们，希罗拉·大树登场！”我爸对着话筒大声介绍。母亲将肩胛骨像翅膀一样往后夹紧，纵身一跃。

池中布满灰黑色相间的巨大躯干。为避开鳄鱼，希罗拉·大树不得不逐渐微调身姿，找到精确的入水点。酋长用追光灯对着昏冥的水面打出一道光雾，妈妈在光圈里从池子这头游到那头。一有鳄鱼跟进来，比如，一条大尾巴突然甩入晃动的光柱，她身边某个怪物突然耸起铲子脸，大嘴一张，人们总要点着大呼小叫。母亲却

无忧无虑地径自游走，不停地擦过光圈外缘，仿佛在检查水栅门。

水面像黑绸一样打起层层褶子。她游着蛙泳，用力划臂，你能听见她大口呼吸着劈水前进。酋长不停地拨动追光灯，不时有一双炭红色的眼睛落入水上漂移的光之网。长长的三分钟过去，又是一分钟，终于，她倒吸一口气，抓住表演台东面那把梯子的扶手，所有人都跟着她一起呼出气来。表演台很简陋，就是几根六英尺高的柱子，撑起一块柏木板悬在池子上。她爬出池子，双臂颤抖着叠在肚脐上；吐几口水，轻轻挥手。

观众乐疯了。

当灯光再次追上那条身影，海报明星、“沼泽马人”希罗拉·大树消失了。母亲又变回她自己：笑意盈盈，棕色皮肤，颇有一身肌肉。她喜欢开玩笑说，生了三个孩子后，跟早期海报里的样子比，她的腰臀是加了些码。

奥西和我会尖叫“妈妈”，沿着池边的铁篱笆，踏过湿水泥地，趁拍照的人挡开我们之前，跑去对她说：“你赢了！”

我家——万岛的大树部落，曾住在佛罗里达州西南沿海的一座岛上，该岛一百多英亩，位于大沼泽地临墨西哥湾一带。有好多年，碧沼园经营着该地首屈一指的鳄鱼主题公园和沼地餐馆。我们在珊瑚角市南端的州际公路边租了块昂贵的广告牌：来看“赛思”¹，尖牙湖怪、食人古鳄！！！我们把自家鳄鱼都唤做“赛思”。（大树酋长喜欢说：“孩子们，要舍得花钱做宣传，同样也要重视传统。”）

1 赛思神，埃及神话中代表混乱和无序的恶神，长着长方形耳和尖长的口鼻。

广告牌上有一条十英尺长鳄鱼的特写，那条“赛思”在无声地嘶叫，它血口大张，露出大凤螺般的粉红色；湿鳞片泛着黑光。我们大树家族就在这条史前巨虫边，从高到矮围跪一圈：父亲酋长、祖父锯齿、母亲希罗拉、哥哥几维、姐姐奥西欧拉，最后是我。我们穿戴着向大树礼品店暂借的印第安民族服饰：鹿皮背心、束发布带、大蓝鹭翎、大白鹭翎、装饰额头和发辮的大圆珠串，还有鳄齿项链。

尽管体内没有一滴塞米诺人或米科苏基人的血，酋长却总让我们穿上部落服装照相，算是“咱自个儿的印第安人”。母亲肤色红棕，游客瞟一眼或许会说：“印第安人。”——几维、爷爷和我也是一身阳光色。但奥西欧拉天生肤白如雪——不是淡黄的洋甘菊白，而是纯白似霜，眼珠则呈栗紫色。若把母亲的脸色投映在浑浊的水面，就相当于看到她的脸。在我们为广告牌拍照前，母亲用药妆店买的腮红把她的肤色涂得接近其他人。酋长让她务必站在树荫里。几维老打趣，说她就像西部拓荒时代的银版相片里某个天数已尽的姐妹，让人忍不住想：哦老天，快点儿拍，那孩子将不久于人世。

我家鳄池圈养着九十八条短吻鳄。园内还有一条两英里长的爬虫小径。这条木板道由祖父和父亲设计修建，途中穿过银叶沼棕和锯齿草丛。行走其上，能看见凯门鳄和长吻鳄、缅甸蟒和非洲蟒、各种树蛙、一土坑红腹龟、泪汪汪的牵牛花，还有一条名叫玛士撒拉¹的稀有古巴鳄——这个伪装高手总是装成一段木头，我只见它动过一次，张开大白嘴，仿佛打开一口衣箱。

我们养着一只哺乳动物——小个子秃毛佛罗里达棕熊朱迪·加

1 《圣经·旧约·创世记》中的人物，诺亚的祖父，据传享年 965 岁。

兰¹。它还是熊崽时就被祖父救下，当时在北部沼泽地带的松林里还有熊出没。朱迪·加兰的毛似烧焦的毛皮地毯——哥哥说它患了熊类脱发症。它会耍点儿把戏：酋长教会它和着“飞越彩虹”的节奏点头。人们都讨厌这一手。它那奥兹国巫师式的点头吓坏了小孩子，也气坏了家长。游园客会大叫：“来人啊，救命！这只熊发神经了！”——这熊节奏感是差，但我们得养着它，酋长说，它是家人。

跟最好的滑水道乐园和迷你高尔夫球场相比，我家的广告宣传毫不逊色；我们提供三种郡内最便宜的啤酒；我们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有摔跤表演，风雨无阻、节假无休——不管是联邦假日，还是基督教或非基督教假日。当然，大树家族也有自身的问题——在我大半个童年里，碧沼园一直遭到敌对的自然力量和虎视眈眈的人为力量的围困。我们岛民极为担忧白千层林的危害，俗称“纸皮树”的这一外来入侵物种正把东北一带的大片沼泽吸干。此外，人人都提防着从南面悄悄扩侵而来的郊区和大型制糖工厂。但在我看来，我家总是所向披靡。我们从未成为“赛思”的手下败将。童年时每周六夜晚（平时晚上也大多如此），妈妈总会表演“与赛思同游”的节目，她也总是赢。千百场表演中，我们见她沉入黑水潭，又出水上岸。千百个夜晚，我们见她轻灵一跃，身后的绿跳板在空中震个不停。

后来妈妈却得了病，而且病入膏肓。那年我十二岁，听到诊断报告后我气疯了。这既不公平，也毫无道理——肿瘤科医师们在

1 朱迪·加兰（1922—1969），曾主演音乐电影《绿野仙踪》。后文《飞越彩虹》是该片插曲。

我身边喁喁低语，我记不清那些确切字眼，但听口气是没希望了。有个护士从自动售货机买来巧克力奶球给我吃，我却难以下咽。这些医生总是弯腰对我们说话，至少我看是这样，仿佛每个给她看病的医生都是大个子，有七八英尺高。妈妈的病程飞速发展到晚期，她跟过去的母亲判若两人，头变得跟婴儿一样又软又秃。我们眼看她日渐消瘦。一天晚上，她纵身一跃后再没回来。空气盖过她留在身后的深洞，一丝不颤，也没冒泡，看来她真不打算浮起来了。就这样，三月十日下午三点十二分，世界级鳄鱼摔跤手、蹩脚厨子、三个孩子的母亲希罗拉·简·大树在西戴维一家旱地医院的病床上去世，那天周三，阴霾满天。

你若生活于其中，会感觉“终场之始”很像故事的中间段。小时候我总看不清这类时间的分段，直到碧沼园衰落后，故事才分出了开端、中段和结局。如果你时间紧，寥寥几字也能说清这个故事：我们日趋衰落。

碧沼园的终场正儿八经开始时，我十三岁。不过，对我家业已面临的危险，我是后知后觉——妈妈死了，我以为最糟的事已过去。我还不识祸不单行——灾难双目炯炯地涌出毁灭之洞，像一大群蝙蝠倾巢而出。妈妈过世都九个月了，酋长除了在《卢米斯纪事报》中发过一份讣闻，还未通告游客。她的名字依然收在佛罗里达旅行指南中，她的面孔照旧印在广告牌和礼品店商品上，她那“与赛思同游”的节目几乎是“碧沼园”的代名词。希罗拉·大树就是那颗指路明星，吸引头戴遮阳帽、浑身汗津津的游客渡水而来。不得已，只好由我来透露坏消息：

“我们失去头牌了。”我打着含糊的手势说，仿佛希罗拉·大树不是我的骨肉至亲。不过请别担心，我很快向他们保证——“我叫爱娃·大树，是她的替补演员，你们还是能看到一场世界级的鳄鱼摔跤……”

有些游客会低头蹙额看着我，有些人会拍拍我的肩。

“那边头插羽毛的那个人，听他说，摔跤手是你妈？”

我一动不动，闭上眼，任凭战栗的手纷纷伸下来，拨开我脸上的湿发。当别人的母亲问我过得如何，我会回答：“嗯，太太，演出总得继续。”我无意中听到几维对一群内陆女孩这么说，语气轻松，犹如轻弹烟灰。要是有位游客跪下抱我，我会努力破颜一笑。“爱娃，要用善意回报善意，”酋长说，“他们想跟你谈谈她。”

可你知道吗？没人真心想。听我说出妈妈的死因后，他们就没了兴趣。我猜他们想听的是希罗拉·大树命丧鳄口。他们在寻求一场小型轰动事件——骨头被咬碎，利齿扼喉，鲜血直喷。当我说出“卵巢癌”几个字，他们的反应很有趣，癌症听来太乏味，他们不得不换一套应答：

“癌症？真糟！她那时多大？”

“三十六岁。”

女游客们不是“噢”一叹，就是说“真遗憾”，将我抱得更紧。先生们大多会后退几步：我敢说，听到“癌症”两字，这帮人毫无感触。

在我们宣布希罗拉·大树的死讯后，大部分游客会耐着性子看完演出，但也有人要求退款。不知为何，住得最近的游客却最生气，这群卢米斯来的爱玩宾果和回力球赌博的妇女显得很扫兴，仿佛母

亲的死骗了她们。“这是我们的周二郊游！”这帮蓝头发女人¹穷发牢骚。她们渡海四十分钟，花大价钱来看“与赛思同游”，可不是为了在一群巨鳄和几个苦脸孩子边上啃玉米肠！

对这些老古董来说，死亡只是另一种天气，寻常得有如“因雨延期”。酋长对姐姐和我解释，姑娘们，她们若闹，就送几份鳄鱼礼包。

我开始讨厌那些牢骚妇，她们涂着干裂的口红，盛怒中脸皱成一团，还戴着老年人那种傻兮兮、软塌塌的太阳帽，帽檐宽得像土星环。我对奥西悄悄说，真想看看死神航班的登记簿，到底是怎么安排登机顺序的啊？

酋长准备了安抚性礼包，送给嚷着退款的老年人，意思是“收起你那张老脸”。礼包含有一顶鳄鱼咬人头设计的泡塑帽；一条火烈鸟水晶链；一个收藏盒，内装五十根绿色夹琥珀色的鳄鱼形牙签；还有一本纪念翻转书。快速翻动书页时，就像看粗糙的卡通片，只见母亲活动起来，先是一跳，继而在水池中央劈开一道绿痕。但我们姐俩灵机一动发现，反向翻页后，母亲会快速后退，于是池水复原，填平绿痕，母亲落回跳板，她的高空一跳划出一道反向光弧，就像石块飞出镜面，破镜得以重圆，你又翻回了第一页。看完这一幕，谁还忍心抱怨？

游客似乎不吃这一套，不止一本翻转书被扔进网格垃圾桶。母亲葬礼后不到一个月，人们开始打来电话要求取消年票，而更多

1 老年女性使用蓝色染发剂，以使泛黄的头发变成银灰色。使用过多就会使头发呈现蓝色。

常客干脆不来了。

母亲不只是大树家族失去的唯一的摔跤手，锯齿爷爷也在那年突然消失。他还活着，但在母亲去世前约一个月，他就离乡背井，被酋长安顿在内陆一家名叫“出海退休社区”的辅助生活中心——一时之计，酋长向我们保证，等把岛上未了的事了结吧。我们想念爷爷，但他不想我们。在岛上的最后时日，他不止一次在我们的房子里迷路。他有时还记得我们的名字，但跟脸对不上号；他的记忆力时好时坏，有如电源不稳，灯泡忽明忽暗。爷爷搬走后，我们就只看望过他一次：在他“安顿”下来后几周，我们去“出海”社区，在他的房舱里待了二十二分钟。透过舷窗，能看见一小片风平浪静的海水和一道低矮的防波石堤。在这艘供人颐养天年的船上，没有音乐播放，没有活生生的鳄鱼卷起尾巴伏在堤边，装的又是昏暗的卤素灯。酋长总答应会再去卢米斯看他：“孩子们，我打扫完鳄池就……”“等我弄到一个笼子，等我卸下汽艇上的索具……”到了十二月，我们已不再追问。

我第一次见到我家对手面目的场景依然清晰如昨——那是一月某个周四，妈妈死后十个月零两周。那天下午，岛上大雨倾盆、雷声阵阵，客厅暗得出奇。六频道在播放冗长的情景喜剧《我爱露西》，看得我昏昏欲睡。爷爷那台天线电视机像沸水一样噼啪作响。我倚着沙发打盹，意识紊乱中，梦见霎时风雨满屋，电视屏幕随即一片漆黑，一个拖长的男中音响起：“‘黑暗世界’进驻卢米斯！”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机：穿格子花呢校服的学童正排队走进两扇敞开的大门，门内似乎是一座大型游乐园。摄影机跟随他们沿狭窄的

通道往里走——“利维亚坦¹之舌！”电视解说员这么称呼它。这舌头似乎是一段三十英尺长的电动坡道，铺着光滑的海绵和粉红网眼织物；它把小学生们一股脑儿地拖进了乐园。摄影机推近，对着利维亚坦腹内匆匆一瞥：这是一个鲸鱼鱼腹的比例模型，被一台计时器上的灯串照得发绿，在我这个外行眼里，浑似外星餐馆。然后屏幕闪现一个类似往锁眼里看的镜头，只见人们乘着“鲸舌”坡道，往里一滑就不见了。有好几秒钟，屏幕复归漆黑一片，电视扬声器传出鲸类的咕咕消化声。接着，不知在谁的提示下，学童们尖叫“我们热爱世界”，随之消失在一段霓虹隧道的尽头。

“天啊，”酋长问，“你说这段狗屁广告得花多少钱？”碧沼园从没做过电视广告。

“黑暗世界”位于卢米斯郡西南部的公路匝道出口。摄影机回拉，展现鳞次栉比的停车位——一大圈太阳能停车场。海怪馆的西界连着盘根交错的郊区草坪。停车场外围着一条熔岩红色的护城河，把河边一栋栋小小的郊区房子映照得起伏汹涌。“黑暗世界”提供碧沼园没有的东西：电动扶梯环游“九层地狱”²、血色泳池、嗤嗤冒泡的可乐，还有直通内陆的便捷交通。

“‘黑暗世界’真的能做到？”我问爸爸，“它能开在一座城市的中心？”

酋长不再看电视。他埋进沙发，喝干一杯峡谷牌白兰地可乐酒。“爱娃，别让我逮着你为那破玩意儿着迷。谁愿花一天工资，去顺

1 《圣经·约伯记》中写到的海怪。

2 但丁的《神曲》将地狱分为九层。